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幻中遊 第十七回 忘夙仇孤嫠脫困厄

卻說石生自浙江布政轉升了廣東巡撫。纔到任時，進士王曰灼，親來看望。春芳向王進士道：“我房裏缺人使喚，煩哥哥代我買一個送來。”王曰灼應允而去。回到家裏，著媒婆尋找不題。卻說王詮之妻念氏，原係廣州府人。他父親念照遠，貿易黃州，因與王家結親。為王詮死後，他兩個兄弟俱不成人，喫賭嫖三字全佔。五六年間，把家產化了個盡絕。念照遠見他女兒既無子嗣，又無養贍，仍舊帶回廣州去了。那料念氏福薄，回到娘家沒過三年，父母雙亡。一切家資被他兄弟念小三輸淨，落的在館驛裏存身。剩下念氏仍如無根的飄蓬一般。鄰裏親戚願其改適，他卻顧惜大體，執意不肯。屢次託媒婆說情，願賣身為奴。媒婆聽得王進士買人的風信，來向念氏說道：“你逐日叫俺給你找主，目下撫院大老爺衙內買人服事三太太，你可願意去嗎？”念氏道：“怎麼不願意，但憑大嫂作成。我自有用錢謝你。”媒人貪圖用錢，領著念氏到了王進士家，叫他先看一看。王進士見人甚利便，向媒婆道：“這人卻也去的，問他要多少賣價。”念氏對媒人道：“要銀六十兩。”王進士道：“這卻也不多，但寫文約誰人作主？”媒婆道：“他是沒丈夫的，又無父母。叫他兄弟念小三來罷。”王進士道：“石太太用人甚急，既是情願，就要當日成交。”媒婆著人到館驛叫了念小三來。說道：“你姐姐賣身賣妥了，同著你寫張文約，還有二兩銀子給你。”念小三正缺錢使，聽說這話，喜不自勝。就慨然同著寫了一張文約，得銀二兩走了。把媒人錢打發清楚，就住在王進士宅內。

到了次日，念氏打整打整身面，王進士僱小轎一乘，著人抬送撫院衙門裏去。念氏進的宅來，從上而下磕頭已畢。就在春芳房裏，不離左右，一切應承，無不小心。一日，春芳向秋英道：“姐姐你看新來的這個媽媽好像個鄉紳人家的派頭。在此作奴，我甚是不安。”秋英道：“你何不問他個詳細。”春芳就把念氏叫到秋英房裏來。念氏問道：“太太有何使喚？”秋英道：“別無話說，你進宅已經數日，你的來歷，俺還未問你個清白。看你的舉止動靜，與俺們不相上下。你實說你是甚麼人家，為何落得這般。”念氏哭著答道：“既到了這個地位，說也是多了。”秋英道：“你不妨實說。”念氏道：“家醜不可外言，說了恐太太們笑話。”秋英道：“萬屬得已誰肯賣身，你實說你是那裏人？”念氏稟道：“小婦人是黃州府羅田縣永寧街上王家的媳婦。公公王有章是個兩榜，曾做過京宦。丈夫王詮是個文生與對門石知府的公子石生為友。見石生之妻房氏顏色絕世，心起不良。逐日謀算，後值石生修河在外，千方百計，竟把房氏娶到家來。是夜王詮死倒在地，房氏並不知那裏去了。小婦人有兩個小叔，從他哥死以後，把家產化訖。落的小婦人並無依靠。不料回到娘家，又父母雙亡。止有一個兄弟，又把家產輸盡，目下落的在館驛裏住。小婦人無可奈何，祇得賣身宅內，以終餘年。萬望老爺太太垂憐則個。”

秋英把念氏的一段言語，盡告訴了翠容。翠容大怒道：“這是我的冤家對頭到了，我一定報報前仇。”秋英道：“姐姐差了，那是他男人做的事，與他何涉。這人現今落在咱家，即以你我為主，正該逐事行些方便。如何反提前仇，徒落得自己度量窄小。”翠容悟道：“妹子說的極是。再告訴老爺看他怎樣？”正說間，石生闖到屋裏，問道：“你兩個方纔說的甚麼？”秋英答道：“說的是三太太房裏那個媽媽。”石生道：“有甚說頭？”翠容道：“他不是別人，就是你的好朋友王詮的老婆。落得這般了。”石生道：“真是他嗎？”秋英道：“真正是他。”石生向翠容道：“據王詮所為，就把這個婦人處死，尚未足泄夫人之恨。但王詮所為，未必是這個婦人的主意。身死家敗，妻落人手，如此報應，已覺難堪了。刻薄之事，切不可做。況我當急難時，他曾助銀五百，其情未為不厚。至今尚未還他。追想昔日的交情，則他婦人在此為奴，終覺過意不去。二位夫人看該何以相處？”秋英答道：“以妾看來死後無仇，這個婦人老爺應該周恤他纔是。昔日他曾助銀五百，今日就該照數還他，以償前債。外再助銀若干，以盡友情。問他若願意回籍，差人送去。如此做來，就令王詮有靈應，亦感愧於地下矣。”石生道：“二夫人言之有理，下官就依這樣做罷。”這正是：

識起一切俗情外，發言盡歸款要中。

到了次日，石生同著三位夫人，把念氏叫到跟前。說道：“夜日聽見太太們說，你是王詮的室人。王詮與本院素係朋友，你可知道嗎？”念氏答道：“小婦人不知。”石生道：“本院就是你對門住的石茂蘭。”念氏聽說，跪倒在地磕頭，央道：“亡夫所為，罪該萬死。小婦人但憑太太、老爺盡情發放罷。”石生笑道：“娘子請起，本院並無別意。”那念氏那裏敢動。三位夫人過去親手拉起來。石生說道：“從前的事再不提了。本院念故人情腸，意欲周濟你還家。或廣州或羅田，任從你便。”念氏道：“大人額外施恩，小女人沒世不忘。但廣州娘家無人，仍回羅田去罷。”石生道：“你既願回羅田，少住些時，本院就著人送你去。”自此以後，三位夫人，俱以客禮待念氏。並不叫他在房裏伺候了。

石生衙內，有個長隨，名叫張忠。是羅田縣人。甚是老成得託。石生就叫他去送念氏回家。還叫他路過襄陽，稟問胡員外的近安。字請朱良玉、蔡敬符同來衙門照料些事務。宅內設席給念氏餞行。石生叫秋英封銀子五百兩整，交與念氏。石生道：“王兄在日，曾助我銀子五百，這五百兩銀子是還前賬的。”外又封銀子三百兩，說道：“這三百銀子，是本院分外相幫的。有這八百銀子，老嫂盡可坐終餘年了。”念氏謝道：“照數還債，已覺討愧。分外相幫，賤妾如何敢當。”三位夫人，又各贈銀子二十兩，以作路費。念氏起身，三位夫人親送出宅門，方纔回去。時人有詩，贊石生道：

夙怨不藏世所鮮，包荒大度尚坤乾。
幫金克仿贈袍意，遙送幾同棧道前。
格外施恩全友道，幽魂負慚在九泉。
莫雲偶爾恤孤寡，正為後昆造福田。

卻說張忠帶著幾封家書，同著一個老媽，扶事念氏，撲了正路。當起早處起早，當坐船處坐船。不多些時，來到襄陽。張忠下船，各處投字去了。念氏在船上偶一合眼，看見丈夫王詮走入艙中。說道：“賢妻你回來了？我生前做的何事，石大人卻不記念夙仇。還周濟你回家，真使我愧悔無及了。但當異日相報罷。”念氏醒來，心中怨恨王詮，感激石郎。反來復去，甚是不快。適張忠已經回到船來，走的與羅田相近。那張忠僱了轎子，把念氏送還王宅。他兩個小叔，見念氏回來。愁無養贍，意味作難。念氏道：“叔叔不必這樣，我自有用銀子養生。”兩個小叔驚問道：“嫂嫂的銀子，從何處得來？莫不是娘家給你的嗎？”念氏道：“非也。”兩個小叔道：“既不是娘家給你的，是那裏來的銀子？”念氏就把自己賣身，並石生還債幫金之事，一一說了。兩個小叔感泣道：“石大人何盛德若斯也！吾兄生平所為，叫弟等代為慚惡無地矣。”兩個兄弟得了他嫂子這宗銀子，努力持家。數年以後，家產恢復。子弟亦有人泮發身者。皆石生相激之力也。此是後話，無庸多說。

卻說張忠從黃州復歸襄陽。請了朱舉人、蔡副榜同來到衙門。石生請入內書房相會，敘禮已畢。蔡副榜進內宅看過了秋英。朱舉人看過了春芳。出來坐下。蔡副榜道：“妹丈大人，吉人天相，近來的福氣，倍勝從前了。”朱舉人道：“惠風善政，一入境來，如雷轟耳。弟亦多為叨光了。”石生答道：“小弟材不勝任，全賴二兄相幫。”是夕閑談之間，說及送念氏回籍一事。朱舉人、蔡副榜俱稱贊道：“如此舉行，方見大人的度量。”石生又差人往廣州，請了王進士，來到衙門中一會。彼此相見，自不覺暢懷。這蔡副榜合朱舉人，石生俱留在衙中，照料些事務。王進士在衙中，住了月餘，仍回廣州去了。

但不知石生後來官到何處？要知端的，聽下回分解。

